

25岁“男dancer”舞爵士的“dancer梦”

■文/图 晚报记者 杨雪

酒吧，城市夜生活的时尚基地；dancer，点燃酒吧夜店热情的精灵。青春、动感、活力……舞台上，他激情四溢，化身性感舞者，跳着本不属于自己“性别”的舞种，释放所有人的不痛快；而舞台下，他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？主人公洛艺亲自向大家讲述他的“dancer梦”。

他的梦想 想靠自己的努力开间舞蹈室

“我希望靠自己的努力，用赚来的钱开一间舞蹈室，谁说男生不可以跳爵士，在我这里就可以。”一副周笔畅式的黑框眼镜，一件简单的黑色棉衣外套，当洛艺安静地坐在记者面前时，让人立刻暗想，这一定是个在校的大学生。可万万想不到，他却是位酒吧dancer，且舞龄已近10年。

妖娆的舞姿，妩媚的身材，这是人们对夜店dancer定义的标准肖像，可眼前的洛艺却是那么文气、内敛，且压根不该是一个男生本该有的特点。看过他跳舞的人为他取了“妖精”这个趣味十足的昵称，看到舞台上的他性感地扭动着身子，刚一上场就吸引住了所有人的目光。

一个男生为何要选这么性感的舞蹈，不怕别人议论吗？对于这个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行业，洛艺告诉记者，就因为他热爱跳舞，所以15岁就開始外出闯荡，学舞、练舞、跳舞、教舞，10年的时间里，光是他登的舞台就有近百个。

初次登上酒吧舞台，洛艺回忆说，自己那时很不自信，节奏跟不上，每次都紧张，但时间慢慢长了，经验也开始丰富了，趁着这个展示的平台，他希望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学习更多更多。

带着打小的爵士梦 在酒吧狂拼 望被认可

那一年，23岁的洛艺，带着理想，独自踏上了从家乡开往商丘的火车。他的心里留下的是朋友们真挚的祝福和温暖的怀抱，留下的是怀念的时光和家乡的美好回忆。带着一个皮箱和一串电话号码开始了奋斗生涯。有人问他，为啥这么稀罕爵士？他回答，因为打小喜爱这个舞种。朋友问他，为啥选择商丘？他说，那里有朋友能陪伴我支撑梦想。家人问他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他发誓，不拼出个样就不再回来。

火车上，洛艺的电话一直在响。嫂子说：“洛，你刚离开，我就开始想你在我面前撒娇的样子了。”哥说：“洛，那场子不行的话，哥再帮你联系其他场子。”DJ小林说：“洛，安顿好了，就努力朝你的目标出发吧。”DS小小说：“洛，对不起，本来好做永远的搭档的，可是我失言了，真的对不起。”带着祝福和道歉，洛艺来到了商丘，在神火大道一间酒吧开始了自己的“dancer路”。

22.黄河夜渡

夏日的黄河方显出它的雄伟和壮观，黄色的浊流奔腾撞击，远远地就听到一阵阵呐喊声。宽阔的河面铺展开来，让你看不到尽头，也看不到边沿，仿佛来到大海边。

轮渡早已下了班，只有一盏孤灯高悬在桅杆上。机械化砸了老艄公的饭碗，但是老艄公也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。此刻夜深人静时分，在那岸边柳丛里就停泊着一只小渡船。

“要过河吗？”老艄主动向张长安发出呼唤，苍老的声音在夜空里传向很远很远。

张长安没敢应声，但却怀着一颗喜悦的心，快步奔向那小渡船。

“送俺过河吧，俺家就在河北沿。”张长安递给老艄公一张“大团结”，这比轮渡贵几倍。老艄公嘴角潜藏着一个冷淡的笑，从说话声中他早已猜出这是伙计东人。他在船沿上磕磕烟灰说，“船漏了，等我补好再说吧！”

晚上9点，披上霓虹外衣的酒吧内，灯光肆意闪烁。走进这间大型酒吧，推开后场休息室的门，几个年轻女孩正在贴睫毛、描眼线、换服装……其中，也包括洛艺。早早换好DS服装的他，正在琢磨着怎样才能把自己画得更妖娆一些，上身一件白色“乞丐”T恤，下身穿着迷彩低腰裤，时不时重复着今天要上场表演的舞蹈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“女人味”十足。

由于大家都在忙着准备各自的事情，好像没人留意到记者的采访，当照相机闪光灯投向洛艺的那一刻，他却巧妙地回避了镜头，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表明来意后，洛艺表现出的是他的热情和亲切。

“他们叫我‘妖精’，说我跳舞的时候就像个妖精，魂都能给人勾走，哈哈！”在商丘待了两年的洛艺，脸上透着尴尬的表情，大家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。其实，在“界”内，舞种是不分男女的，只要你跳得棒，就会被人认可。可在生活中，大多数人都会持有色眼镜看待这个“男版爵士”的行业。“有的客人在看我跳舞的时候，就像看小丑，脸上要么是不屑的表情，要么就是嘲笑的表情。”而对于洛艺，他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，只是希望自己可以通过努力令别人认同。

25岁生日心愿 希望对自己认可的掌声越来越多

夜店舞者的年龄一般限制在25岁以前，dancer吃的就是青春饭。洛艺似乎并不畏惧这一点，因为他生长了一张娃娃脸，还总被别人误认为刚成年。“我的家庭很普通，再加上我又是这么喜爱跳舞，何不找个自己喜欢的工作，少让爸爸、妈妈操心，给他们幸福的日子过呢！”洛艺特别能吃苦，晚上在酒吧跳舞，白天没事的话就找些兼职干。洛艺直言不讳，dancer的收入要比普通的商业演出赚得多，虽然是在夜间工作，但平均月薪在5000元—6000元，再加上他这个特殊的男生跳着特殊的舞蹈，节目也会更令人期待，因而像这样有吸引力的节目收入会更高。

“虽然收入挺高，但是我们的生活作息跟别人完全相反。每晚7点半就要上班，凌晨2点结束，再加上天天在重节奏音乐的震撼下，耳朵都受不了。”洛艺说，这样长时间昼夜的生活让他的眼睛都怕光了，有时难得白天休息，必须戴个墨镜才能出门。“我心情再烦的时候，跳舞都会让我变开心，看到很多客人在台下跟着我一起跳动，那种场面很有成就感。”洛艺去过河南的很多地方，包括郑州、洛阳、新乡等城市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新开的酒吧以更高的薪水给“挖走”的。

“在大城市，男生跳爵士舞太平常不过了。可能每个地方人的思想都不太一样，我觉得商丘的男生还是比较保守的。”短短的两年时光对洛艺来说是漫长的，因为他饱受了太多人质疑的眼光，面对客人的调侃，他只能忍气吞声，把愤怒发泄在跳舞上，这样他的内心会好过一点。随着长时间的接触，洛艺有了自己的忠实观众，在这些人的眼里，他们看到了他的努力，看到了他一步步跳过来的艰辛。

除了开间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之外，洛艺还有一个梦想，就是给爸爸、妈妈买套房子，虽然目前这个心愿对他来说还是遥不可及，但他却鼓励自己：“没关系，接着努力！”谈及这个话题时，后台休息室里的很多女孩不自觉地掉下了泪，顿时一片安静，大家只是你抱抱我，我抱抱你，彼此寻求一份内心的温暖。因为dancer这个职业，大多数人还不能接纳他们，所以在这个环境下，他们把酒吧看成自己的家，而这里的每位工作人员都是他们的家人。也许没有父母无私的关怀、细心的叮嘱，但哪怕一丁点的幸福，洛艺都非常知足。

“在未能实现将来的梦想时，前几天我趁着过生日又偷偷许下个小心愿，就是希望给予我舞蹈认可的掌声越来越多。”一个25岁的江湖舞者，来回穿梭各个城市dancing10年，洛艺凭的是勇气，拿上自己的青春赌着未知的明天，也许不久，他那份简单的愿望将会实现。最后，记者作为观众为洛艺送上一句迟到的祝福：“happy birthday 洛！”



强盗的另一面

(非虚构小说)

■张兴元



“大伯，吸烟！”杨道行递上一支红塔山，老艄公晃晃旱烟袋说：“我有这个。”

赵理民扯扯张长安的衣角：“咱再找个渡口吧！”

老艄公朝岸上望了望：“好像有人到这来，莫非……也是渡河的？”

张长安看出老艄公的奸诈和狡猾，只得再塞给老艄公十块钱。老艄公说了声“上船”，竹篙一点，小船便离开岸。

黄河曾以它的桀骜不驯闻名于世，此时在老艄公的驾驭下，小渡船像一匹小骏马，一路颠簸着朝水天一色的对岸驶去。

他们三人还是第一次坐船过河，看着那波涛滚滚的河面，心里直扑腾，说不定那一个浪头就会把他们吞没。特别是赵理民更胆小，他不知道张长安要干什么。他暗暗抱怨桂英，家里的安静日子不过，却到这里担惊受怕！

赵理民是喜爱桂英的。一个二十多岁的光棍汉能娶一位年轻俊俏的女娇娥，这大概只有戏曲里才有。他真心爱桂英，疼桂英，疼爱的方式就是让桂英吃好穿好不干活。为此他就要多挣钱，在窑厂谁也没他打的砖坯多。然而，挣了钱也难讨桂英一个笑，她总是把脸儿板着。他不知桂英是咋想的，硬逼着他出来

跟张长安闯一闯。这东奔西闯有啥好处？还不如在厂里多打几块砖坯好哩！

那小船突然打了个急转弯，甩开急流，驶向宽阔的河滩。老艄公吃力地摇着橹，小渡船顶着水浪前进，船头激起“哗啦啦”的浪声。

大伙儿都松了一口气，直起身子向对岸张望。高高的黄河大堤仅在夜色里留下一道淡淡的身影，但在对岸那边却有明明灭灭的灯光在闪耀着。

那是三轮车工人向派出所报了案，几个民警赶到渡口，已寻不到他们的身影。

民警问那三轮车夫：“他们抢了你什么東西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怎么说人家是强盗？”

“他用刀子顶着我的腰窝，先说去化肥厂，后来又要去渡口。”三轮车夫如实汇报，却省略了他敲竹杠的内容。